

第四次中东战争

FENGHUO SHIYUE
DI SICI ZHONGDONG ZHANZHENG



通俗军事文库
外国著名战役系列

烽火十月

于江欣
著



军事科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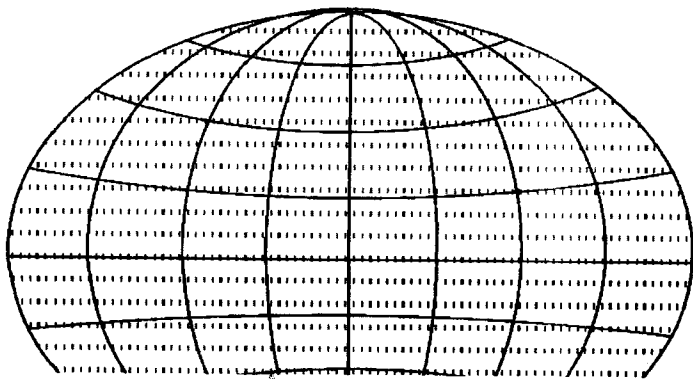
通俗军事文库 / 外国著名战役系列

烽火十月

第四次中东战争

于江欣 著

军事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烽火十月:第四次中东战争/于江欣著. —北京:
军事科学出版社, 2000. 10

ISBN 7 - 80137 - 382 - 0

I. 烽… II. 于… III. 纪实文学 - 中国 - 当代
IV. I 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25985 号

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青龙桥/邮编:100091)

电话:(010)62882626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鑫海达印刷厂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版次:2000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印张:5.25

印次: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86 千字

印数:1 - 4000 册

书号:ISBN 7 - 80137 - 382 - 0/I·041

定价:8.40 元

一、“我的孩子们正站在巴列夫防线上”	(1)
二、打破不战不和	(21)
三、以色列人上当了	(45)
四、中看不中用的巴列夫防线	(62)
五、萨姆导弹的威力	(80)

目

1

录

六、致命的战斗间歇	(97)
七、打到运河西岸去	(114)
八、抢地盘风卷残云	(131)
尾声 战争还是和平	(158)



一位指挥官如果想在辩论与会议中寻求决策,必将导致古往今来的同一后果;作出一个最坏的决断。这个决断也许是谨慎的,但也几乎是最懦怯的。所以,就指挥官来说,真正的智慧在于坚毅的决心。

——〔法〕拿破仑

一、 「我的孩子们正站在 巴列夫防线上」

1973年10月5日,星期五,天气阴沉沉的。以色列街头行人来往匆匆。人人都在专注于忙完手头的事,好赶回家去过一年一度的犹太日历中最庄严最神圣的日子——赎罪节。

这一年的赎罪日假期将于星期五晚上开始,到第二天的晚上结束。全世界的犹太人,即使不是虔诚的犹太人,每年也要在这一天聚在一起过这个节日。虔诚的犹太人在这天不吃不喝,不抽烟,不工作,在教堂祈祷,赎回他们可能在过去一年中所犯的罪;而那些不守斋戒的犹太人则不工作,不在公众面前吃东西,在赎罪日前夕去教堂。在这天,以色列全国几乎一切活动都停顿了。没有报纸、电视或广播,没有公共交



通运输,所有学校、商店、饭馆、咖啡馆和办公室都关闭24小时。甚至军队也往往让尽可能多的士兵放假,同家人团聚。总之,对于以色列来说,赎罪日是不同于其他一切日子的一天,整个社会的生活神经都松弛了。

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夫人像往常一样,在她的特拉维夫的办公室办公。唯有她,没有被这节前的气氛所感染,她心头就像这天气一样,笼罩着一层阴云。她刚刚收到一份令人担心的报告:在埃及和叙利亚的苏联顾问的家属正在收拾行李,仓促离开。

这意味着什么?为什么那么仓促?这些俄国人家属莫非知道了我们所不知道的消息?他们是不是为躲避战争而在撤退?在一大堆杂乱无章的情报中,唯有这份报告缠绕着梅厄夫人,怎么也无法摆脱。

她仔细回顾了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时间要追溯到5月份了。当时,她接到关于叙利亚和埃及在边境增援的情报。尽管情报机构认为战争不大可能爆发,她还是找到国防部长摩西·达扬和总参谋长戴维·埃拉扎尔了解军队的战备状况。听了情况介绍,她放心了,军队能够应付任何意外,甚至全面战争。

9月,梅厄夫人开始收到有关叙利亚军队向戈兰高地集结的情报;9月13日,以色列同叙利亚人发生空战,击落了13架叙利亚米格飞机。阿拉伯人会不会寻机报复呢?以色列情报人员一再宽慰说,叙利亚不大可能有重大反应,他们集结兵力不过是害怕以色列的进攻。但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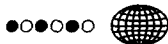
边境紧张状态依然存在,继而扩大到了埃及……

10月1日,星期一,不管部长伊斯雷尔·加利利给正在欧洲访问的梅厄夫人打电话,说他同达扬等人认为,在她回国后,应该认真讨论一下戈兰高地的形势。

“我明天一定回去!后天我们就碰头。”梅厄夫人表示赞同。

10月3日上午,梅厄总理召集国防部长达扬、副总理阿隆、不管部长加利利、总参谋长埃拉扎尔和情报局主任沙莱夫,召开了内阁会议。会上,他们集中讨论了阿拉伯人发动战争的可能性问题。尽管有令人不安的苗头,但他们在军事上的估计依然是:叙埃联合进攻的危险不存在,此外,叙利亚不大可能单独袭击以色列。埃及部队在南方的集结和移动,大概是由于每年一次都在这个时候进行演习;对叙利亚部队在北方的加强与部署仍认为是防范性措施。对仅在一周前叙利亚几支部队从叙利亚和约旦边境转移一事,则解释为两国关系缓和,叙利亚向约旦表示友好的一种姿态。会上没有人想到有必要动员预备役兵员,没有人认为战争即将来临。

眼下,又接到了这份苏联人撤走的报告……女性的直觉告诉她,战争随时都有可能打响,可是,她周围的文武官员们看来却没有为此感到不安。作为一国之主的梅厄夫人,当然也不便在同僚当中过多地流露出担忧,以免扰乱军心。特别是作为一个女人,她更要时时表现出超乎常人的坚韧和刚毅。



果尔达·梅厄原名戈尔黛·马波维奇，1898年5月生于俄国的基辅，父亲是木匠。1906年她8岁时，一家人移居美国密尔沃基。1921年她与来自俄国的移民莫里斯·梅尔逊结婚之后，偕同丈夫来到巴勒斯坦。她的两个孩子都是在犹太人集体农庄出生的。梅厄在1928年前后，发现了自己的政治才能，她为工会工作，越来越热衷于从事犹太复国主义活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她与丈夫离了婚。在她的生活中，家庭已不在她的心上，犹太国的理想，为犹太人的家乡而奋斗，决定了她的生存。自那以后梅厄只是为政治而生活。以色列建国后，她出任第一任驻莫斯科大使，一年之后，入阁任劳工部长。从1956年到1965年，她一直担任外交部长，之后，出任了4年的劳工党总书记。

艾希科尔去世后，果尔达·梅厄于1969年3月接任以色列总理一职。当时曾有许多人怀疑，任命一名年过70、健康颇有疑问的女性出任此职，是否得当。尽管她曾长时间任外交部长，在国内却始终没有被当作一个民族英雄。后来，持怀疑态度的人逐渐闭上了嘴巴，因为梅厄对于内阁控制得很紧，也有能力与世界各国领导人进行会谈。在1972年的全国投票中，她的声望率高达89.4%，其后一直没有下跌。人们谑称她是“内阁最强的汉子”。

梅厄夫人并不认为，由女性担任一个经常准备进行战争的国家的领导人，有什么矛盾的地方。她对于以色



列安全的关心，与军事机构中的任何一个男人都是相同的，她认为一个独立的以色列是犹太人生存的唯一保证，尤其是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残酷迫害与杀戮之后。她有一次说：“曾有人问我，我是否害怕以色列由于国防的需要而变成军国主义。我只



以色列总理梅厄夫人。

能这样回答：我并不想要一个善良的、自由的、反对殖民主义、反对军国主义，但是死亡的犹太民族。”

就是这样一个铁腕人物，在战争阴云密布的关头，定下了决心。

“请召唤国防部长、总参谋长和情报局长到我办公室来。”梅厄夫人拨通了她的军事秘书的电话。

上午 10 时刚过，达扬、埃拉扎尔和军事情报局局长泽拉来到总理面前。

“请问，你们是否认为这个情报很重要？”梅厄说着，将报告递过去。

看着总理犀利的目光直逼过来，泽拉开口道：“哦，估计苏联已经知道阿拉伯国家即将发动进攻。由于担心



以色列予以反击,所以才命令撤离家属。不过,就我所见,战争的可能性很小,甚至微乎其微。”

“我倒同意埃及可能发动某种有限进攻的看法,”埃拉扎尔接着说,“我保证,一旦真发生这种情况,现已驻防西奈的正规部队是能够坚守到后备部队到达的。”

达扬觉察到,这些并不是梅厄希望听到的话,他加重了语气汇报说:“事实上,昨晚我们已发布了加强备战的命令。除了没有动员预备役军人外,我们已经做了能够做的一切,来加强我们的军事地位和提高戒备状态。最高指挥所已经行动起来,休假已取消,检查制度已实行,并且已下达命令作好可能进行公开动员的准备。”

“取消休假?你不觉得太晚了吗?命令到达前线时,恐怕官兵们已经离队了。今天已经是10月5日了!”总理的口气明显流露出不满。

是啊,她的这些身经百战的军事首脑为什么会如此乐观?真是无法理解!要是他们判断错了怎么办?如果有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哪怕是一线的可能性,以色列至少应当动员预备役兵员。他们难道不懂这个常识吗?

梅厄总理再次传唤了军事秘书:“请通知在特拉维夫过赎罪日周末的内阁部长,11时30分召开紧急会议。”

不出所料,在接下来召开的内阁会议上,没有人对当前局势感到吃惊。埃拉扎尔表示,阿拉伯国家这样展开兵力,既可认为是为了进攻,也可认为是为了防御。泽拉则连续三次重复说,发动进攻的可能性很小。交通运输



部长西蒙·佩雷斯在加利利的追问下，模棱两可道，看样子好像要打仗。

“瞧，”梅厄终于忍不住了，说道：“我有一种可怕的感觉，因为这一切以前都发生过。它使我想起 1967 年。当时我们被指责集结军队对付叙利亚，而这恰恰是阿拉伯报纸现在所说的。我认为这一切都说明问题。”

在座的人明白总理的潜台词，她在从最坏的方面考虑问题。可是，包括梅厄夫人在内的所有人都清楚，全面动员意味着什么，它要花费多少钱，更何况是在赎罪日这样一个神圣节日的动员。仅仅 5 个月前，以色列军队曾处于战备状态，动员了预备役兵员，可是什么也没有发生。这一次呢？真会打起来吗？没人敢打保票。

会议最后决定，如有必要，国防部长和总理可不必通过内阁而下达全面动员令。

10 月 6 日凌晨 4 时，泽拉将军被床边刺耳的电话铃声吵醒，话筒里传来了以色列“摩萨德”谍报部长的声音，“据可靠情报，今天傍晚日落时分，阿拉伯国家必定从南北两个方向发动进攻。”

泽拉大惊失色，睡意全无。他立即拨了三个号码，相继唤醒达扬、埃拉扎尔和副总参谋长塔尔将军，转述了刚接到的敌情报告。根据情报中提到的时间——日落时分，他们大体判定，进攻约在下午 6 时开始。

上午 8 时，在总理办公室再次召开了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梅厄夫人、达扬、加利利、埃拉扎尔、泽拉和国防部长



助理兹维·朱尔将军以及各部门首脑。达扬和埃拉扎尔在动员的规模和是否发动先发制人的进攻上意见不一。总参谋长建议动员全部空军和4个师，“这样的话，他们在第二天，星期天，就能投入战斗。”

达扬则赞成只动员空军和2个师（一师去北方，一师去南方）。他争辩说：“如果我们在一枪未发之前就下令全面动员，就会授人以‘侵略者’的口实。况且，我认为空军加上两师兵力就能应付局势，如果接近傍晚时局势恶化，我们总是可以在几小时内动员更多兵力的。”

达扬略一思忖，补充道：“那是我的建议，但如果你们决定反对我，我不会辞职。”

梅厄知道，该由她出面裁决了。

“我只有一个标准：如果真的发生战争，我们就必须处于尽可能好的状态。”梅厄安详的目光扫视着众人，“动员应当按照达杜的建议去做，限于10万人。”她称呼着埃拉扎尔的绰号。

总参谋长兴奋得两眼放光。“总理阁下，”他进一步要求说，“我要你知道，我们的空军中午能准备好出击，但你必须现在就给我开绿灯。如果我们能首先出击，这对我们非常有利。”

“达杜，我对赞成先发制人进攻的一切理由都清楚，但我反对这样做。我们之中谁也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但我们需要别人帮助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假如我们首先进攻，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我愿意说同意，因为我知道



这意味着什么,但我将怀着沉重的心情说不。”

总理的口气十分坚定。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

梅厄接着告诉阁员,她已向美国大使肯尼思·基廷作出保证:以色列方面不会发动先发制人的进攻。并且,后备队已于当天上午10时开始动员。但是,梅厄夫人心里很清楚,在赎罪节这一天,以色列即使有神话般迅速动员的能力,也不可能动员起全部预定兵员。

梅厄心里很清楚,她向美国大使作出的保证具有历史性意义。她改变了以色列25年来一直采取的以大胆突袭为基础、在敌方地区实施战争的战略,从而使以色列处于守势。她这样做,除了是因为寄希望于以色列后发制人仍能迅速击退和打退敌人之外,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掣肘也不能说不是一个原因。

这些天来,美国新任国务卿基辛格老是警告以色列,那几句话以色列政府官员差不多都能背出来了:“千万不要发动战争,千万不要先动手!”然后他就说,要是以色列不理睬他的劝告,势必堕入万劫不复之境。他说:“如果你们放第一枪,美国就没有一个人会支持你们。总统也不会支持你们。你们就会孤立,彻底孤立。那时,我们可就爱莫能助了。可别先动手啊!”美国的考虑是,中东地区如若爆发全面战争,对以色列对美国都没有好处。即使以色列再获大胜,也不会更早取得和平解决;阿拉伯人决不会在处于软弱屈辱的地位时进行谈判。此外,苏联也不会让阿拉伯人再次遭到重创;如果苏联插手帮助



阿拉伯人，美国就不得不站在以色列一边进行干预，以保住美国在该地区的地位。然而美国却无意在越南战争后这么快就卷入一场新的军事冒险。

“如果敌人在今晚6时以前进攻怎么办？”司法部队夏皮拉打破了会场的沉闷，忧心忡忡地问达扬。

“这个问题应该是这次会议上要讨论的最重要的问题。”达扬显然有所担心。

工商部长前总参谋长钱姆·巴列夫也提出疑问：“战争发起时刻在下午6时讲不通，这可能是个错误。因为，情报中还提到要有一次空袭。”

“不，肯定在下午7时爆发。”达扬回答十分肯定。

随后，内阁成员在热烈的讨论中得出结论：在发动反攻前所采取的措施，足以遏制阿拉伯人的进攻以待转入反攻。大家正说得起劲的时候，梅厄夫人的军事秘书以色列·利奥尔准将突然推门进来报告：

“战争已经开始了！”

话音未落，响起了特拉维夫第一次空袭警报的尖啸声。

梅厄夫人抬手看表，时值10月6日下午1时55分。第四次中东战争，也称赎罪日战争、斋月战争、十月战争，在以色列领导人无休止的会议中和讨论声中拉开帷幕。

当天晚上，梅厄夫人向全国发表了广播讲话：“几天来，我们的情报部门已经获悉，埃及和叙利亚的军队作了向以色列实施协同进攻的部署……我们的部队已按计划



展开,来对付即将来临的危险……”

10月6日午后,太阳从薄薄的阴云后面露出半个脸,几束耀眼的阳光利剑般直刺开罗郊外的沙漠。粒粒黄沙闪闪发光,似乎给大地铺上一层金地毯。远处,一辆军用吉普车在起伏不平的土地上行驶着,到一处沙丘前面停了下来。从车上下来三四个身穿军装的埃及人。匆匆向沙丘后面走去。为首的一人身材高大,肤色黝黑,两道浓眉下,一双眼睛炯炯有神,唇上蓄着阿拉伯人惯有的八字胡须,身着剪裁合体的武装部队最高统帅的军装,浑身上下透露着一种君主的威严。身后紧跟着一名埃及元帅和几个警卫。

一行人顺着沙丘下的通道走进去,前面是一座厚厚的大钢门,就像巨型保险库的门一样。门后是一条很长的甬道。楼梯一直向下延伸。又是一座钢门,又是一条长走廊,走廊尽头,又一座钢门。进了这最后一道钢门,突然之间,里面豁然开朗起来。会议室、作战室、电讯中心、走廊、地图室、办公室等等,俨然一个五脏俱全的现代化作战指挥中心。

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在国防部长兼总司令艾哈迈德·伊斯梅尔元帅的陪同下,径直走入这座深埋沙漠下面的埃及10号作战指挥中心的作战室。这是一间大厅,灯光明亮。四周墙上挂满了五颜六色的作战地图,一旁站着各军兵种的代表,他们前面是与每个战场进行联络的电讯设备。最高统帅部各成员的座位设在大厅中心的一



个低台上,对面墙上挂着各主要作战地图,记录着全盘情况:地面情况、空中情况、海上情况、叙利亚战场情况。只要情况一有变化,新的颜色就会加绘在地图的玻璃屏幕上,人们将一目了然地看到两条战线上战况的每一个细节。大厅里回荡着电话的嗡嗡声、电传打字机和发报机滴滴答答的敲打声,以及人们紧张的压低调门的说话声。

萨达特总统同作战室的指挥官们点头示意,坐到自己的位置上,伊斯梅尔坐在他右边。总统平静如常的外表下面,却是十分紧张,仿佛全身都凝住了。不知道这一次以色列有什么花样?他们又得到了什么新式武器?阿拉伯人酝酿这场战争已有两年半之久,作战目标就是收复叙利亚、埃及和约旦被以色列占领的那部分领土。可是,目前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阿拉伯人能打败以色列这样一个强大对手吗?

阿拉伯人经过三次失败的战争以后,已经把以色列人看作是强壮、能干的军事上的行家里手,永远能控制局势。以色列人在美国的保护伞下,使尽一切手段让阿拉伯人低头屈服。阿拉伯人的最后一点自信心在1967年6月战争中也丧失了。当时埃及士兵一身肮脏,满脸胡子,神情沮丧;以色列人说,许多阿拉伯士兵为了逃跑得快些,把他们的鞋丢在沙漠里。这次战争后,埃及前总统纳赛尔不得不下一道命令,他的士兵只能穿着便衣上街,因为居民曾经啐过士兵吐沫。阿拉伯人忍辱负重20多



年来,终于等到了雪耻的这一天,但是等待他们的又是什么呢?是胜利?还是再一次的失败?

萨达特的手掌心已经微微出汗了。他斜眼瞟了一眼身旁的总司令,只见他额角上冒出细小汗珠。不行,不能这样紧张下去。这里是整个战争的大脑中枢,不可有丝毫差错,而保持镇静和注意力集中是首要的。总统习惯地摸出烟斗,这时他才发现整个屋内没有人抽烟、喝水。10月6日,既是以色列的赎罪节,也是阿拉伯人的神圣节:斋戒月。要遵守的戒规同犹太人差不多。但是,由于要打仗,在征得长老的同意后,总统下令要求所有的人都不应把斋。他以为所有的指挥官都已经执行这道命令了,现在看来并非如此。

“你们为什么不抽烟?为什么不抽呢?军事行动要求高度集中和注意,不抽烟不喝水怎么行。”

听了总统的问话,在场的军官面露尴尬。

“给我来一杯茶。”萨达特面带笑容地吩咐道,并点着了烟斗,抽起烟来。

指挥官们纷纷效仿,沉重的气氛松弛了许多。

高悬在作战室墙上的时钟指向13时50分。空军指挥台上的电话响个不停,传来了各基地的报告:“起飞准备完毕。”随着一声“起飞”令下,从黑洞洞的防冲击波机窝中滑行出来的200架飞机马达轰鸣,尘土飞扬,在前轮的引导下缓慢地滑向起飞线,机尾排出的气体使炙热的地面闪烁着光亮。突然,机声隆隆,飞机加速向前,腾